

幽 默 小 品 (十一)

何 宇 白

責人不責己

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教人多檢討自己，少怪責別人，唐朝的韓愈曾將這個「教條」，憑所體會發揮了「原毀」的大道理，淋漓盡致。就現在很多耳聞目見的說，不能不承認古人所提示的完全正確，祇是提示是一回事，人們能不能依照着去行又是一回事。無怪乎「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的現象，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人曾犯了這種並不是「躬自厚」，而是「躬自薄」，不是「薄責於人」而是「厚」責於人的毛病，方諸而今何曾不是這樣？宜乎「無古不成今。」

在過去，方當全面抵制日貨、拒用日貨、焚燬日貨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公然有某縣主持是項運動的某「要」人，本身撐起日製的東洋傘，在炎天夏日之人眾廣場中，大聲疾呼禁用日貨，說得聲淚俱下，慷慨激昂，忽然聽眾裡有一人高聲叫道：「先生，為什麼你不將撐起的東洋傘丟了再談這個問題呢？難道只曉得責備他人麼？」由此可見「躬自薄而厚責於人」是此路不通。雖然

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准點燈」，將軍帳下猶歌一舞，戰士沙場決死生。」的事實層見不窮，但到底此官，此將軍終有一天丟沙帽，受制裁的一日。

責人勝於責己的歪風。吹遍世界幾千年，即使一心向善為人祈禱的一些傳教士也免不了這一套。旅港人士曾寫過一位以教人為善的牧師，傳道說教，口敞唇焦，時刻離不了博愛為本，一團和氣。不知怎樣？他一回到家裡，却一反常態，很喜歡動肝火，發脾氣，孩子們便是他的出氣筒。不是老大被打得哭哭啼啼，便是老二、老三被修理得嚎啕大叫，習以為常，倒不僅一次兩次而已。牧師的賢內助實在忍無可忍，質問他：「為什麼您天天教人和平相處，偏偏自相矛盾，對孩子們一點兒也不心平氣和？莫非傳道是『只愛世人而不愛鄰人』嗎？」

五 龍 治 川

「五龍治川」並不是有如曆書上的某年「二龍治水」，抑或「五龍治水」

曆書所云幾龍治水，係咱們古老農曆對天文氣象的推算，思想保守的農人們便引以視天候。

治水的龍多，雨量便充沛，否則便會遭乾旱，一切靠天吃飯，尤其耕稼要靠龍施恩。所以俗話說：「龍行一步，百草沾恩」，把龍看得非常尊貴，比成「龍飛九五」的帝王，視為「窮乎玄間」，「見首不見尾」的神物，是耶？非耶？問遍考古家，生物學家、地質學家，都得不到肯定的答覆。

從古到今，人人都談到龍，究竟誰親眼看過？雖然誰也不會見過，但却津津樂道，家喻戶曉，徒有其名，却未見其物；徒有其幻象、想像、畫像，並非實體。不過一提到龍，總會有好的印象，「龍年生龍子」便由斯而起。

無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思想因是而各異，表達思想的說言，記錄語言的文字亦因之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提到龍之為物，有將它喻為好人，亦有將它「人格化」為兩種，「懶龍」、「困龍」、「潛龍」，便屬後者的實例，「五龍治川」的五龍，也與懶龍……等等同一範疇，是當年成都某小報的漫畫傑作，代表了民衆的呼聲，與其說是幽默，無寧將它視為諷刺——有意義的諷刺，恰搔到了個個心裡的痛癢。

「五龍治川」的漫畫，係以當時割據全川軍閥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及某某等五將領的肖像，勾一個輪廓上加龍頭，下添龍身，恍如曆書的五龍治水模樣，但却標題為「五龍治川」，意即割治四川。並分別予以讚詞云：「坐鎮重慶，緝握水陸交通，兵精械良，此之謂鐵龍——劉湘；奄有金甌為、銀富順等富庶之區，錢糧充足，此之謂金龍——劉文輝；八面玲瓏，人稱水猴晶子，此之謂水龍——鄧錫侯；倒尖不禿，無一定主張，此之謂悶龍——田頌堯；最後的一條則稱為滾龍。

「公道」外衣

「知人知面不知心」，社會上五花八門的事，不一而足，並且有如棋局，樣樣翻新，層出不窮，所以人與人之間，有時週遭的事，雖不能一概而論，可是令人感到莫測的，至少總有一半以上，假如不「慎思明辨」，一旦上當，即使上的不是小當，詎不冤哉枉也？

社會上，最可怕的是偽善，以一本正經的神情，菩薩的面孔，口吐「蓮花」，披上「公道」的外衣——簡而言之，都是他們誘魚上鉤的餌，等到被釣者一經上鉤，縱使不想吃虧，也吃虧了。有如伊索寓言的一段故事上說：「兩隻貓，一黑一白，共同偷得兩塊肉，一塊四益士，一塊八益士。黑貓說，係由牠到廚房偷來的，該享有八益士的一塊；白貓說，假如不是牠在屋頂把風，黑貓如何能够「下手」？所以應該享有大的一塊。互相爭持不下，恰逢自命「正直」的狐狸裁判

走來，牠認為祇有在無比「公平」的天秤上權衡、酌奪，兩「造」纔獲合理合法的解決，裁判開始，左秤盤放上八益士重的肉，右則四益士。第一審左重右輕，正直裁判從左盤咬吃了五益士；第二審右重左輕，牠又從右盤吞完了四益士；第三審左重右輕，牠將左盤所剩三益士吃光。於是舉起公平天秤宣判道：「看啊！要如此才公平呀！」說得兩隻貓白睜起眼，自認倒霉。

還有一位以和事佬自居，「好義勇為」人士，看見鄰居三兄弟爭執其父遺產——耕牛十七隻，久而不能解決，依照遺囑是：長子應得十七隻牛的半數；次子應得半數的三分之二；最小的兒子得最終餘數的三分之一，他們任憑怎麼分也分不妥當。這位人士頗工心計，且有袒於長子，便出面仲裁，但申明願自出牛一隻，協調他們三昆仲的爭端，當即宣佈道：「計牛十八隻（包括他出的一隻），照遺囑長子該分半數，即以九隻歸長；次子該得半數的三分之二，係六隻；幼子該得最終餘數的三分之一，當為二隻既全照遺囑執行，剩下一隻，已屬無用，仍由我牽回。」事就這樣擺平了。不愧是好「義」勇為。

冒失鬼

卓相爺是清朝人，籍貫四川成都，因為他地位顯貴，品重圭璋；尤其是城隍的一段神話，將他牽涉在裡面，認為他自幼便聰明天縱，富於正義感，目見城隍貪贓枉法，（將兩人債賬糾葛在神前賭咒的「直方」，跌斷了脚，反使「曲方」由於許下「宏」願，便逍遙法外。）向玉皇大帝

提起訴訟，將城隍判處劓刑。（恰當成都流行黃水瘡，人人爭往城隍神像身上，刮取泥土治療，不數日，被刮一光。）所以卓相爺成爲了大家心目中的了不起人物。當他年老致仕回鄉，每天都要在祖下遺留的一間醬園舖坐上幾個時刻。

一個年輕小伙子，以「冒失鬼」著名，當做的不做，不當做的偏會「犯難」、「冒險」。他向同輩誇下海口，說是，他可以用一文錢使喚卓相爺。大家認爲不太可能，他却敢和他們賭下「東道」，誰輸誰請客。某日，恰逢卓家醬園員工吃中飯，這個小伙子拿起一個瓶子去買一文錢的醋，舖內除卓相爺外，另無別人，只好站起身來，應付主顧，此之謂「一文錢使動了相爺」，他自以爲「硬是要得。」是嗎？

無獨有偶，民國十幾年，昆明也有類似的一回事。某警備司令的姨太，係某校校花，每天均要濃粧艷抹，珠光寶氣的坐在簇新的黃包車裡，招搖過市，炫耀一番。當車伏在前拉着，幾個身荷駁壳槍的武裝衛士跟在後面，「八面威風」，「派頭十足」。也有「冒失鬼」的青年，公然與同儕打下了賭，敢去呵止某姨太的「香車」，並且果真去做。當「香車」一過街頭，他裝作呆頭呆腦樣兒，橫擋車前叫道：「停下來，讓我看看。」車伏、衛士同時惡狠狠地責問他：「看什麼？」他不慌不忙地將踏脚板仔細觀察，然後回頭對旁觀者埋怨說：「你們說又太太的包車是象牙做的，怎麼不是呢？」又太太一聽之下，啞味一聲，對車伏道：「他是個呆子，不必理他，快走吧！」

不合理的陳腐觀念

世界潮流，一日千里，不僅很多的事物物，迥異從前，就是若干思想觀念也跟着在轉變。所以「除舊佈新」已成爲一種趨勢。說起「除舊」，是不是所有的「舊」，都該廢除嗎？至於「佈新」，是否應有盡有的「新」均該全盤採納嗎？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簡而言之，還是一句老話：「應除其所當除的舊，應採納其所當採納之新。」且談除舊：

舊，所當除的舊，太多！僅就一個陳古八百年，至今猶或多或少的殘留很多人腦筋裡的「門第」觀念來說：什麼書香門第，什麼官宦世家，什麼富貴人家，什麼大家閨秀。」說來說去，硬要把這些過氣的光榮來仗勢凌人，形成了社會上種種不平等現象，也製造了很多仇恨糾紛，到底爲什麼？際此民主時代，自由，平等已屬天經地義，還讓這些毫沒意義的觀念留存，豈不笑話？

陳古八百年的觀念，在陳古八百年時已够令人憤憤不平。尖酸刻薄的「儒林外史」，曾諷刺過一位沒有進過學的商人，只因穿戴士子的服裝，被人當衆侮辱備至。在滿清，曾有品學兼優的人才不准參加科舉考試，爲了他們的家長職業不「高」，此之謂「身家不清」。在西南各省，尤其四川的袍哥（哥老會），也要因家庭門第之分上下，而有仁、義、禮、智、信五個等級，越是門第「好」，佔的輩分便越高，假如家庭的職業「低下」，輩分便矮了一大截。仁字輩的袍哥，視義字輩爲子侄，禮字輩的袍哥，見着義字輩要

稱叔叔伯伯，可是他們對待智字輩便以高一輩自居，對待信字輩，公然當起叔叔祖來，這是當時社會「鐵」一般的「規矩」，一點也不容含糊。如今吃香海外僑界的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除廚師可以列入義字輩外，裁縫、理髮師傅，只有禮字智字的份，要是菊壇人物呢？演生丑的可以參加智字輩，演旦的最不幸，會貶入信字輩去。如此社會觀念，怎怪當年天下不亂？

疑其所當疑

疑，是非不決也。因此引伸「疑」的意義，可作相似解釋，也可作恐懼懼解，作怪異解，不管怎樣，「疑」字惹上身，或兜上心兒，總不是什麼好兆頭，大之性命交關，小之也會令人頭痛。然而不幸得很，好像上天生人，「賦我以形」，將頭部軀幹四肢五官製備妥當，又裝配心肝脾肺腎的五臟，膽胃膀胱三焦大小腸的六腑之外，還惠賜了人類以七情六慾。且說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中的懼，便是疑，應該說「疑也者與生俱來也」，並不爲過。除非是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餓了便找吃，吃饱了便鼓起「便便大腹」吊嗓，誰也不會不「頓生疑念」或「動輒見疑」，前者是疑自本身起，後者則被人所疑。所以「憂讒畏譏」、「疑神疑鬼」，是怕人傷害了自己；猜疑妬忌，因而採取行動，是保護本身，「寧可我負人」；故設疑兵，誘人上圈套，是利用疑的心理，專門整人。諸如此類，均屬於人與人間的懷疑。

據悉，歷史上的權奸，對於疑的「功用」，

算得是「善」於發揮。千古集多疑之「大成」者，曹操應推其中之一。是不是稗官野史的執筆者給他措的黑鍋，無從「考據」，不過空穴來風，相傳已久，「衆人皆曰」曹操多疑，只好「姑妄信之」。操疑心別人要害他，便冤殺了他的父執呂伯奢全家；疑心別人要叛他，便錯殺了水軍將領蔡瑁、張允；疑心有人要刺他，便以夢中會殺人來「當場表演」殺一兩個內侍當做「樣品」；疑心死後會被「鞭尸」，便設疑塚七十二，使人無從發掘，這些事，可謂「罄竹難書」。完全由於不信任任何人所引起。假如「人存此心」，有如今天赤匪竊據的大陸，沒有不互相殘殺，天下大亂？

不過話要說回來，如上所述的懷疑，固然是太過了份，要是有如日前某報引用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處主任賴克所說：「我們必須懷疑自己，以避免剛愎自用和培養自負的思想頑固」的自我檢討式之懷疑態度，倒是千該、萬該。

挨而不傷

「哀而不傷」是論語八佾篇中的一句「子曰」，涉及聖人論「關雎」的抒情雖樂而不淫，雖哀而不傷。沒料四川人的下層人「土」，很多將它斷章取義，甚至以「哀」、「挨」同音，便說成「挨而不傷」，幽默一下高攀而不可及的上層人士。意思是說「和您接近接近並不見得有傷大雅」。

上中下層人在舊農業社會裏，咱們中國雖然

不像印度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那樣的階級觀念；但至少「士農工商」的畛域總屬難免，因之各界各行總有一個以某某神為祖師的組合。譬如：士子供的是孔夫子；五金業供的是太上老君，因為他是煉丹的老手，會治各金屬於一爐；成衣業供的是軒轅黃帝，以其皇后發明蠶絲，大家有絲可織，有衣可穿，才有衣可縫；屠宰業供的是張飛，雖然古之業屠者甚多，不過他的名氣大，威靈顯赫；農家供的是神農氏；商人供的是財神趙公明，或許由於他的財寶甚多，（雖然周武王伐紂的神話裏，他的金錢被和合二仙的聚寶盒吸去了，不過一經封神正位，定會物歸原主，不容他人侵佔）；木工供的是公輸般，以其為當時巧匠，會做攻城工具；賣豆腐的供關公，或許是他不得意時在蒲州搞過此行；演戲的供唐明皇，由於他創辦梨園職訓班；理髮的供六祖，因為慧能大師「黃梅授法南來」，三十八歲才在廣州法性寺剃了頭髮；娼妓供管仲，是否由於他善通貨積財，在推行「六府」時也將皮肉生涯列入預算，置諸特種營業，使她們有了這一行呢？却令人費考；還有轎夫一行供的是孔夫子，也值得存疑；不過抬轎子的却說得「名正言順」，他們認為離地三尺走路是由孔子開始，不管樊遲「御」也好，子路推車也好，孔子是使用「私家」、「人力」車的鼻祖，車輛不分家，所以轎夫們奉他做祖師是篤定了。這樣一來，便書歸「挨而不傷」的正傳。

筆者一位堂舅父是秀才而且是富紳，他的夫人坐轎子上山進香，有一名轎夫在途中暴病身亡

，本來可以據實報告當地頭人，證明后撫卸安埋和解了事。無如我的舅父自高崖岸，羞與轎行中人談判。某日轎行找了幾個替大官抬轎的大班同業向他理論，他說：「我是貢爺，你們也够格和我談嗎？」幾個大班道：「你我都同行呀！」「為什麼？」「因為貢爺供孔夫子，我們也是，何況談判談判，挨而不傷呢？」他一聽之下拂袖而去，結果和解不成，遭了一場人命官司。

莫傷大雅

數日來跟着服務的機構同仁，作梨山之遊。久處都市，幹的是「案牘勞形」，一經與大自然接觸，到處是青山綠水，耳目一新，此中樂趣，殊非言語可以形容。當在遊覽車中，導遊和車掌小姐，為了「皆大歡喜」，總免不了形形色色的「餘興」節目，以調劑一段長時間的旅途寂寞，這又比觀山玩水的「獨樂樂」更樂得多。

「節目」當然是人人有份，表其所能表演的拿手；惟以想法之不同各如其面，表演的方式也就花樣各異，至於內容，雖然八九不離十是逗人發噱，可是也有董董素素的差別。好在既屬「逸興」，自應「過飛」，縱使什麼離譜、失格，說不說由你，聽不聽由人，誰也不會向誰負責？更不會引起什麼「質詢」？

因此，俗傳蘇東坡的才子妹妹——蘇小妹的三難新郎舊故事搬出來了，甚至連她和她的嫂嫂底開玩笑對聯也派上了用場。這對聯雖然葷，但是一語雙關，只算是「暗藏春色」。據說某天當小姑的蘇小妹從炎天夏日的外面走向廳房來，由

於太陽高照，她不得不用手遮擋。在她一上堂階，看見嫂子正準備午餐，手中拿起芹菜在撕葉子，桌上呢？還放着些蔥菜，她便應情應景，口占上聯對嫂嫂開玩笑道：「嫂嫂思（撕）芹（秦）又想寬（與漢同音）」意思是譏諷她「思秦想漢」，心有別屬。嫂嫂當然不甘示弱，隨口對道：「妹妹怕日（×）手遮陰。」剛在這個老笑話才歇脚時，某同仁認為尚不够葷味，便提出一副又素又葷的對聯，上聯是老師出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蝦子吃沙，沙清水淨。」當然很素，可是學生所對，便大相逕庭，他道：「老師壓師母，師母壓床板，床板壓地，地動山搖。」雖然男士們哈哈大笑，却有些小姐羞答答不把頭抬，實屬有傷大雅，而且無論虛實平仄任何方面都不像樣。因補對一聯，給當時的尷尬局面，打個圓場。我的下聯是：「獅子嚇老虎，老虎嚇毛猴，毛猴嚇狗，狗跳鷄飛。」

貧毋諂富毋驕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做人處世的根本原則，話雖這麼說，做到的知多少？做不到的又知多少？誰也不能詳確統計得出。不過，可以大膽的假設：做不到的應比做得到的多；否則，便不成為人是會「適應」環境的靈長類動物了。初進大觀園的劉佬佬一家便認為富家拔根寒毛，比他們自己的腰幹還要粗得多。她之所以受盡「紅學」專家的恭維，說她是飽閱滄桑，暢曉世故，如此「推波助瀾」貧就該諂，好讓「富而驕」這號人物大行其道。

人，也祇能說某些人，既然貧便該諒，難道不該一朝運轉鴻鈞財星高照的時候，驕其所當驕，收倒楣時向富人獻諂的「補償」嗎？相對的，既富而驕了，倘若一敗塗地，變成窮光蛋，難道不該讓他們大獻其諂，嘗嘗「一報還一報」的滋味嗎？

據說：一位窮人之阿媚逢迎某富翁，無以復加。他把富翁的「高」比上半天雲還以為未足，直比成至高無上，有以滿足被捧者的「優勝感」；可是比高必「自低」，比大必「自小」，稱人「主公」未有不謂「奴才」？要不然怎能稱之為「紅花雖好，也須綠葉扶疏」呢？所以某窮人便將自己形容得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他對富翁說：「你好比坐在三十三天靈霄寶殿頂給玉皇大帝蓋瓦的泥水匠」，富翁道：「那麼你呢？」他毫不猶豫地答道：「我正如鑽入七十二層阿鼻地獄替閻王老子挖井的苦力伙」——這樣的貧而諂，「嘆為觀止」。

至於富而驕的頂兒尖兒，一位是鄧通，漢文帝的寵臣，當他被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當起「私營」「造幣廠」的「董事長」來的時候，他造的錢流通天下，够得上「富可敵國」，要是不驕，怎會招來被抄家而餓死呢？另一位是晉朝的石崇，他從「齊奴」而富甲天下，「金谷園」的別墅華麗得蓋世無雙，家藏珍寶，即就珊瑚一端而言，皇宮中所珍藏的上品也比不上他家中擁有的中等貨色——這樣的富，這樣的驕，便是身遭趙王倫誅殺，一門皆死的「懷璧其罪」。

真真假假

真假的對待關係，應該說有了人類的生活思想便與之俱來。所以凡諸事物，除非老子所謂的「惟恍惟惚」，亦有亦無；佛云：「無相之相」，亦真亦假，亦假亦真，才是「真精」、「真相」、「真如」；否則，有其真必有其假，有其假必有其真，而且對於真假之辨，一點也不含糊。

於是有了「除偽顯真」的學理，「有辨別是非」的教條，有「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鄭重聲明；相對地「以偽亂真」、「顛倒黑白」、「掛起羊頭賣狗肉」者，亦旗鼓相當，層出不窮，照常理，自然以真為貴，所以「除偽顯真」是正統，「以偽亂真」便屬諸邪門。可是依據一些事實，以偽亂真雖然是邪門却又不該算是邪門。春秋時的伍子胥，要不是喬裝改扮，怎麼逃得出昭關，完成了子報父仇的心願？三國時的諸葛亮，沒有出隴上的裝神弄鬼，怎麼可以割取敵境的麥以資軍食？由此看來，這一類似的「以偽亂真」，雖然邪門而動機純正，人有之，物亦有之，因此，也有故意要使真的金銀變成假的金銀，以應付所處的環境。

在清同治二年時，太平天國的石達開率隊西竄四川，經過筆者家鄉的某村，以該村的鉅富張某藏銀甚多，前往發掘，動員很多兵丁，整天羅掘，却一無所獲，沒料到所有的鉅萬銀錠，便在水園的假山旁邊，左一小堆右一小堆地溶結成石塊一般，上面滿蔽泥土青苔，還有些豬糞洒在上

面，竟將他們的眼障着了，因此安全無恙。——這是真銀變石頭的故事。

至於以真金變廢鐵的事，我也曾見過，那是十幾年前印度在緬甸撤僑回國的時候，成千的印僑集體乘印政府派來的輪船離緬，在仰光啓碇前，必須經過緬方海關的嚴密檢查，每人只准佩戴金飾一緬兩（約七錢重），超過者沒收，可是竟有以千兩以上的真金鑄成炒菜的鐵鍋模樣，外則煤煙滿塗，內則油膩積有一兩分厚，雜放在印僑破水盂盪籬筐中，執檢查的人員，誰也不會留意及此，因此鉅額黃金順利過關，要不是這幾位「得手」的印僑回國後在印度報章發表奚落的談話，什麼緬甸人只見「秋毫」，不見「與薪」的暴露真象，「真金當廢鐵」的玩意，還會照行不誤。

窮急智生

蜀之某縣某人，是清末的秀才，也是速成武校的高材生，「允文允武」。不僅下筆千言，吐屬風雅；而且精通兵法，善於搞政治，在民國十幾年的時候，以他的同班老友係顯赫一時的劉湘（當時為國軍廿一軍軍長），駐節重慶，某便被任為總參議，經年經月，為劉軍長各處奔走，煞似戰國時的縱橫家一般。某便憑他的一表人才，二分才情，三寸不爛之舌，以及四人抬的呢轎，往來於四川的東北道上，僕僕風塵，某日他「駕臨賓州，下榻該縣某大客棧，一住上官房（最上等的房間）幾天，派頭頗為十足。可是，不曉得怎麼搞起，這位參議忽然阮囊羞澀，連店帳也

付不出，據說是重慶方面指定撥款的人暫時不在
資州，以致接濟不上，弄得隨行人等包括驛夫一
共七位緊張異常。

偏虧他「文武雙全」，既處之泰然，而且胸
有成竹，毫不把「床頭金盡，壯士無顏」放在心
上。一早起來，他出旅舍去散步卅分鐘，回來時
上了一次廁所，然後在房中處理函件，那種「好
整以暇」的態度，令他的隨員們莫「明」其妙。
約莫經過「兩個鐘頭，旅店的老闆全家上下竟起
了軒然大波，驚惶失措。因為他們發現飼養在廁

所糞池上大豬圈裏的十幾條肥豬，一隻隻伸長舌
頭，口水直淌，什麼飼料也不想吃，——這是豬
瘟裏稱為「響水喉」的症狀，照舊例，患者不可
救藥，眼看十幾條肥豬便會完蛋，這一大筆損失
，對店家來說，猶如大禍臨頭。

某總參議兀坐房中，聽到了趕忙出來，一問
之下，非常關懷，當允予代找秘方，或許可以治
好「豬瘟」。於是他出店訪尋「良藥」，回店時
叫店家準備冷米汁一大桶，攪和下「特效藥」，
——給「瘟豬」喝完，真是「妙手回春」，「藥

到病除」，肥豬們照吃如常，已經絕望的店家對
總參議的「起死回生」，「恩同再造」，不僅幾
天的旅館食宿免費招待，而且還送上一大筆醫藥
費「以壯行色」。

說來好笑，什麼是豬瘟？什麼是秘方？全是
總參議「足智多謀」的傑作。他略施小計：先給
豬嘗嘗花椒粉滋味，弄得飼料不思，再以冷米汁
解去麻的味道，便「霍然而愈」，信不信由你，
這是他親口對筆者說的，並且他還強調道：「此
之謂窮急生智」。

中外
文庫
之五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第一、二集出版
合售台幣捌拾元

抗日情報戰

喬家才編著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第一集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
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
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
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定價伍拾元）

第二集要目：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
方。郭履洲鐵胆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
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為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
。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
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定價肆拾元）一、二集合售捌拾元